**Advances in Philosophy** 哲学进展, 2026, 15(11), 17-22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6.1511500

Hans汉斯

#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视域下女性数智就业问题探析

**谢逸飞**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收稿日期：2026年9月29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21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2日

## 摘　要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深刻揭示，私有制与传统性别分工是女性受压迫的历史根源，女性普遍参与社会劳动是女性解放的先决条件，妇女解放程度是衡量人类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数智时代，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区块链等新质生产力重塑劳动形态与就业格局，既带来促进女性广泛参与数智就业的机遇，同时也加剧了数字劳动泛化、数字性别鸿沟、性别歧视等挑战。因此，需要从制度保障、技术治理、素养提升三个维度构建女性数智就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推动女性在数智时代实现劳动解放与全面发展。**

##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数智时代，就业，女性解放**

# Analysis of Women’s Digital-Intelligent Employment Iss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View on Women

**Yifei Xie**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Received: September 29, 2026; accepted: October 21,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2, 2026

## Abstract

**The Marxist view on women profoundly reveals that private ownership and traditional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are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women’s oppression. The widespread participation of women in social labor is the core prerequisite for women’s liberation, and the degree of women’s liberation is a natural measure of human liberation. I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new quality**

文章引用: 谢逸飞.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视域下女性数智就业问题探析[J]. 哲学进展, 2026, 15(11): 17-22.
DOI: 10.12677/acpp.2026.1511500

**productivity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g data, the Internet, and blockchain reshape labor patterns and employment patterns, which not only brings opportunities to promote women's extensive participation in digital-intelligent employment, but also exacerbates challenges such as digital labor generalization, digital gender gap, and gender discrimin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ath for women's digital employment from three dimensions: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technological governance, and literacy improvement, to promote women's labor liberation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 the digital age, and to use women's comprehensive liberation to assist the ultimate goal of human liberation.**

## Keywords

**Marxist View on Wome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Employment, Women's Liber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女性解放是人类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女性平等就业、实现女性自由而全面发展，是新时代妇女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科学阐释了性别压迫的本质，指出女性解放的先决条件是女性普遍参与社会劳动。《新时代中国推进妇女全面发展的实践与成就》指出：“发展离不开妇女，发展要惠及包括妇女在内的全体人民。”同时，充分肯定妇女全面参与数字经济和科技创新取得的突出成就，指出广大妇女应适应数字时代要求，踊跃投身数字经济发展[1]。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演进，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重塑就业格局。数智技术发展推动形成数智就业新形式，为广大女性普遍参与社会劳动提供了机遇。

## 2.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视域下的女性数智就业

女性就业问题由来已久，其根源为私有制与传统性别分工。恩格斯认为女性普遍参加社会劳动是女性解放的先决条件，家务劳动社会化是女性解放的关键环节。数智就业为女性解放提供了历史机遇，让女性能大规模参与社会生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

### (一) 私有制与传统性别社会分工：女性就业问题的历史根源

妇女问题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需要在私有制和父权制发展的进程中考察。原始社会中妇女在劳动和家庭中具有重要地位，男女地位平等，“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2]: p. 57)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即农业和畜牧业的分离。畜群变为特殊财产，男子成为畜群的所有者，在氏族中占据主导地位。家庭内的男女分工依然一样，但家庭外的劳动却迥然不同，妇女的劳动显得无足轻重。拥有财产的男性为了解决财产的继承问题，将世系改为按父系计算，恩格斯称此为“女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从此母权制被父权制所取代。随着一夫一妻制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经济单元，妇女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跌落，妇女被排除于社会生产之外，成为丈夫的附属品。恩格斯指出：“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个体婚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进步，但同时它同奴隶制和私有制一起，却开辟了一个一直继续到今天的时代。”([2]: p. 76)由此可见，女性性别压迫问题与两性分工有关，但本质上是私有制催生阶级剥削的附属产物。个体婚制在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同时，也以制度形式固化了男性对女性的支配地位。女性长期被排除在

社会公共劳动体系之外，“男主外，女主内”的固化性别分工模式被延续下来。因此女性劳动价值被局限于家庭领域中，只能依赖男子生活，从经济基础、社会制度、思想观念多重层面，加剧了女性就业的结构性困境。及至今日，女性在就业方面仍受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

**(二) 普遍参加社会劳动：数智化赋能妇女解放的重要抓手**

恩格斯在考察家庭演变的历史过程中发现，妇女在经济上受压迫导致两性的不平等。专偶制家庭的产生使家务变成了私人的服务，妇女如果想要参与社会生产，则要放弃家庭中的义务。女性经济独立是实现女性解放的根本条件，如果女性一直被排除在社会生产之外，则永远不可能取得与男子平等的地位。因而恩格斯深刻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2]: p. 85)

同时，恩格斯进一步指出现代大工业为女性解放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传统社会生产力水平有限，无法实现家务劳动的社会化转化，女性必然被家务劳动捆绑，脱离公共生产。“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并且它还力求把私人的家务劳动逐渐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2]: p. 179)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资本家对女工需求增加，机器的采用使许多劳动不再需要强体力，为资本家大量雇佣女工提供了技术条件。对女性来说，一方面，这是剥削的加深，另一方面，女性进入工厂，参与社会生产，重新获得独立的经济基础。女性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的前提是家务劳动社会化，只有家务劳动占用极少时间时，才能不阻碍女性个人发展。工业化也同样推动家务劳动社会化，例如学校教育的发展分担了家庭的部分育儿功能，洗衣房、集体食堂等社会化机构承担了部分家务。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女性解放中起着重要作用，数智技术的迅速崛起亦为女性普遍参加社会劳动提供了新的机遇，数智就业模式让女性能够化解照料家庭与外出工作的矛盾。女性数智就业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数智时代的创新实践，为女性解放提供了创新路径。

**(三) 妇女解放是衡量人类解放的重要尺度：女性数智就业的重要意义**

妇女解放是多维度的解放，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妇女解放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前提，是人类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傅立叶：“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的论断，认为女性始终是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马克思提出“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2]: p. 480)妇女解放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具有一致性，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是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数智就业为女性提供了平等参与社会生产、自主选择职业赛道、持续实现职业成长的发展通道，有效破解了传统社会女性发展受限的困境，让女性能够突破家庭束缚、性别偏见，充分发挥自身劳动价值与创造力，实现个体发展的自主化、多元化、全面化，以女性解放推动人类解放进程。

## 3. 数智时代女性数智就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早在 1856 年，马克思便关注到科学技术的两面性：“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3]数智技术为女性解放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对这一现象的深刻把握，是探寻女性数智就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的重要前提。

**(一) 数智时代女性数智就业面临的机遇**

21 世纪 20 年代以来，我国进入数智化社会，数智化与智能化技术实现深度融合。在技术维度上，数智技术(Digital Intelligence)是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信息技术的有机整合，可实现数字化和智慧化一体交融、万物互联、人机协同[4]。在实践路径上，“数智化逻辑是人机互融、虚实同构、算法主导。”[5]数智就业是数字经济与智能技术深度融合催生的新型就业形态，是传统劳动就业数智化迭代升级的实践成果。数智技术重塑了社会生产模式，推动我国劳动就业形态、

劳动参与方式与劳动力市场格局呈现出全新特征。

数智就业的劳动特征主要体现在：首先，工作时间地点更灵活。数智就业大多依赖互联网技术，利用手机或电脑即可完成，打破了传统工业劳动时空约束，更适配女性兼顾家庭与职业发展的需求。其次，脑力劳动为主。性别与生育带来的用工差异一直是困扰女性就业的难题，数智就业以脑力劳动、创意服务、数智技能为核心要素，有效弱化性别差异带来的就业壁垒。最后，就业渠道更加多元。数智技术催生海量新就业形态，为劳动者提供多样选择，劳动者主体性显著提高。

新就业群体是指以互联网平台等新兴技术作为组织生产的主要载体，通过线上接单、网络流量变现等方式获取劳动报酬并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就业方式和用工关系具有灵活性、多样性、开放性特征的社会主义劳动者[1]。根据《2025 中国新就业形态报告》(下称《报告》)显示，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超两亿人。[2]《报告》首次将新就业形态精细化划分为基于位置和基于云端两大类型，基于位置的新就业形态偏向体力劳动，男性居多；基于云端的新就业形态，则是依托互联网开展的线上服务，主要类型有知识服务、新媒体、直播、网络电商等。数智就业是新就业形态的核心代表，主要体现为基于云端的新就业形态。女性数智化就业的主要赛道亦主要体现为基于云端的新就业形态。首先，知识服务类。女性依托线上数字平台输出专业智力成果，涵盖线上教育辅导、远程设计、文案策划、法律咨询等岗位，女性细腻的沟通能力和耐心的服务意识成为她们的竞争优势。其次，新媒体类，主要包括数字内容创作输出，是女性参与度最高的就业领域。依托移动互联网与自媒体平台，用户可低成本、零门槛入驻参与数字劳动。主要从事平台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产出。在社交媒体平台输出创意内容，积累大量粉丝，通过流量变现、广告合作、内容付费、直播带货等方式获取劳动收益。最后，网络电商。《新时代中国推进妇女全面发展的实践与成就》显示，2024 年互联网领域创业者中妇女超过一半，数字贸易、电商、直播等新业态就业者中妇女约占三分之一[3]。可见，数智技术为女性广泛参与社会劳动创造了机遇。

数智技术除了促进女性参与社会劳动外，亦推进家务劳动社会化，节约女性家务劳动时间。一方面，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智能家电、机器人已经能有效承担部分家务活动，将女性从琐碎机械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平台经济的发展重塑家庭劳动的供给模式，线上买菜、线上家政等市场化服务的快速普及，实现家务劳动的部分社会化。家政行业的兴起逐步转变人们家务劳动私人化、无偿化的观点，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家政服务买单。

**(二) 数智时代女性数智就业面临的挑战**

第一，传统家务劳动具有自身独特性，难以完全被技术替代，女性家务劳动压力仍存。家务劳动是指维持家庭日常运转、劳动力日常存续而必须开展的一切无偿劳动的总和。女性在家庭中的劳动主要包括以下三类：情感劳动、照料劳动、生育劳动。纵观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历程，18 到 19 世纪，工业革命推动机器大生产快速普及，工厂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加。大量女性开始走出家庭、进入工厂参与社会化劳动，家务劳动与生产劳动首次出现结构性分离，开启了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初步探索。历经信息化、数字化迭代发展，直至当下数智时代，智能家电、机器人、线上家政服务持续迭代升级，进一步简化了机械家务流程，但最重要的家务劳动仍无法被取代。其一，生育劳动。女性是怀孕与生产的主要承担者，生育劳动具有周期长、复杂性、高消耗的特征，不仅需要持续的身体投入，还伴随着职业生涯断层、收入降低的风险。其二，情感劳动，情感是维系家庭的纽带。在亲子关系中，母亲的陪伴是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培育健全人格的重要保障。人工智能尚不具备人类的共情能力与感知力，美好家庭的维系需要家庭成员的情感投入。其三，精细化照料劳动难以被人工智能完全取代。综上，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推进依

[1]https://www.qstheory.cn/20260715/2dfde48548584b5bbefec300e27cfdf2/c.html
[2]https://m.voc.com.cn/xhn/news/202603/31786310.html
[3]http://www.scio.gov.cn/zfbps/zfbps_2279/202509/t20250919_932074.html

然任重道远。

第二，数字家务劳动泛化，增加女性隐形劳动负担。数智时代，一方面，传统家务劳动实现转型，如网上买菜、智能家电、线上缴费。另一方面，数字化家务类型增加。“‘不可见’成为数字化时代家务活动的主要特征，也为家庭中的女性带来了过度连接、情感劳动与信息焦虑等多重负担。”[6]其一，数字化家务劳动主要基于手机购物平台进行，主要是不可见的脑力劳动，难以量化及不被重视。手机主要具有娱乐功能，这常常使得女性在平台上的劳动被家庭成员解读为消遣娱乐，容易造成新的家庭矛盾。从劳动时间看，数字化家务的“便利”本身就是一个悖论。线上采购需要多平台比价、凑单、跟踪配送、与客服沟通，最终所花时间并未小于线下采购。其二，数智技术拓展社交网络，带来人与人之间过度连接的困境。主要体现为工作群、家长群、家庭群的海量消息。家长群使育儿责任数字化，增加了情感劳动负担，模糊了家庭与工作的边界。

第三，数字平台隐性性别歧视、遮蔽女性劳动权益。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1 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在技术领域就业者中，云计算行业中女性占比 14%，工程领域中只有 20%的女性，数据和人工智能行业中女性占比为 32%。[4]就业结构差异会加剧算法设计中的性别歧视，进一步造成女性在数智就业中的不平等。同时，新就业形态灵活用工模式弱化了传统劳动关系的制度约束，多数女性从业者处于无固定劳动合同、无社保保障的松散用工状态，在权益保障上处于弱势地位。

## 4. 数智时代我国妇女数智就业发展策略

当前，我国女性数智就业整体仍处于发展阶段，面对现存的挑战与困境，从制度保障、技术治理与素养支撑三个维度协同推进，为女性解放赋能。

### (一) 强化制度保障，筑牢女性数智劳动权益防线

数智时代仍然需要通过保障女性劳动权益促进女性解放。《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 年)》[5]明确要求促进平等就业，消除就业性别歧视；推进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将新业态就业妇女纳入保障范围。为新时代女性数智就业权益制度建设提供了政策遵循。第一，完善数字就业平等法规。明确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对女性群体实施不合理差别待遇。统一明确数字招聘、线上用工的性别平等准则，禁止各类用人单位及线上招聘平台以性别为由设置就业门槛，规范新业态就业环境。第二，健全女性职场保护制度，平衡就业与生育权益。“母职困境”是女性职业发展的重要阻碍，应通过政策给予权益保障，数字平台、新业态用人单位不得因女性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实施降薪、降低福利、限制晋升；同时推广弹性办公、远程办公等灵活用工模式，为女性提供工作便利。第三，健全家务劳动价值制度。2022 年 10 月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六十八条规定 [6]，离婚时如女性承担了更多的子女抚育、老人照料等家务劳动，其有权要求男方给予经济补偿。这一规定从立法层面承认了家务劳动的价值。通过不断探索家务劳动报酬化，既能推动家务责任平等分担，减轻女性负担，又能推动家务劳动社会化进程。

### (二) 创新技术治理，优化女性数智发展生态格局

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但训练人工智能模型的过程中，传统价值观念可能会被植入算法，形成隐蔽的数字性别歧视，阻碍女性数字劳动平权的实现。因此要创新技术治理，保障女性数智化劳动平等权益。第一，确立性别平等的算法伦理和应用理念。大力发展促进性别平等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生成。同时，引导技术研发企业、平台从业者树立尊重女性劳动、认可女性价值的职业理念，破除技术领域的性别认知偏差。第二，加强对算法的监管，定期评估其公平性。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算法在运行过程中具备高度

[4]https://cn.weforumasia.cn/publications/global-gender-gap-report-2021/in-full/gggr2-gender-gaps-in-jobs-of-tomorrow/
[5]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9/27/content_5639412.htm
[6]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30/content_5722636.htm

封闭性与不透明性，这种特点被喻为算法黑箱。算法黑箱可能导致平台推送信息存在偏见。同等条件下，男性和女性用户接收的信息可能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因决策过程的不透明难以被察觉。因此要建立常态化的算法公平性评估机制，要求平台对涉及劳动权益的算法进行定期审计，公开决策逻辑的基本框架。第三，各部门协同治理。企业出于资本逐利本能，极易利用性别偏见维系流量与收益，无法实现性别公平与技术向善。因此需要构建政府、媒体、企业等多方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体系。相关部门应加强对算法领域的监管，提高透明度；媒体应发挥其舆论监督的作用，提高社会对算法隐性性别歧视问题的关注度。

**(三) 夯实素养支撑，弥合女性数智就业能力鸿沟**

《2026 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提出提升全民人工智能素养，包括强化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加快人工智能人才培育、深化人工智能普及应用。《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 年)》在妇女与环境这一发展领域中明确提出：“加强妇女网络素养教育，提升妇女对媒介信息选择、判断和有效利用的能力，提升妇女网络安全意识和能力，消除性别数字鸿沟。”在全民数字素养提升、社会数智化转型的背景下，提升女性数字素养、弥合数字性别鸿沟备受关注。第一，在资源方面，建立起覆盖不同群体、不同教育水平女性的资源体系。统筹整合政府、高校、企业、公益机构等多方数字培训资源，构建适配不同女性群体的差异化培训体系。第二，在平台建设方面，搭建数字资源学习库，对数字培训资源进行系统性整合，构建内容全面、时效性强的数字资源库。同时可依托平台，建立人才信息库，为女性提供就业机会。第三，在机制建设方面，构建系统化、常态化、长效化的女性数字素养培育与成长保障机制，既要评估平台建设的效果，也要评估女性数字素养水平提高的成效，推广普遍性经验。

## 5. 结语

数智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广大女性参与社会生产、实现经济独立提供了机遇，成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在数智时代的生动实践与创新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技术尚处在深度融合阶段，不断涌现的复杂情况，需要新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发展。我国女性数智就业整体仍处于发展阶段，需以变化的眼光看待机遇与挑战。数智技术的持续发展与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将不断破解女性数智就业面临的挑战，促进女性自由而全面发展，推动女性解放融入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

##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时代中国推进妇女全面发展的实践与成就[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5.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4] 田永静, 李潇涵. 数智技术赋能“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研究[J]. 思想教育研究, 2024(6): 114-119.

[5] 齐延平. 数智化社会的法律调控[J]. 中国法学, 2022(1): 77-98.

[6] 宋美杰, 幸宇芳. 数字时代的“田螺姑娘”: 家务数字化与女性劳动隐形化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 2024(2): 67-76.